

二程語錄

十七八



漢書門	
九四三九	類
一〇九函	號
三架	冊
一四二冊	

內閣文庫	
九四三九	漢書
一〇九函	號
三架	冊
九架	冊

理學全書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439
冊數	142 (81)
函號	299 47



二程語錄卷之十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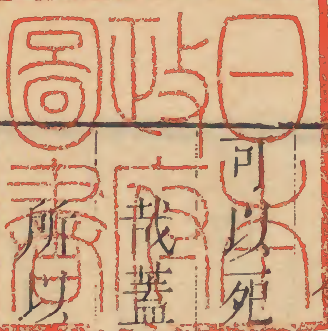
外書

淺草文庫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訂

受業諸子全校

傳聞雜記



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夫人之於死也何以知不可

哉蓋視義為去就耳予嘗曰死生之際惟義所在則義

對死者也程伯淳聞而謂予曰義無對

御史俸薄故臺中有聚廳向火分廳喫飯之語熙寧初程

伯淳入臺為裏行則反之遂聚廳喫食分廳向火伯淳

為予言

右見王氏塵史

王得臣字彥輔

程正叔先生曰樞密院乃虛設大事三省同議其他乃有司之事兵部尚書之職然藝祖用此以分宰相之權神宗改官制亦循此意

治平中見正叔先生云今之守令惟制民之產一事不得爲其他在法度中甚有可爲者患人不爲耳

右見呂氏家塾記

呂希哲字原明

二程之學以聖人爲必可學而至而已必欲學而至於聖人

溫公薨門人或欲遺表中入規諫語程正叔云是公平生未嘗欺人可死後欺君乎

右見呂氏發明義理

同上

程正叔言同姓相見當致親親之意而不可叙齒以拜蓋昭穆高下未可知也

右見呂氏酬酢事變

同上

元祐二年正月二十五日戊寅內侍至資善傳旨權罷講一日二十七日庚辰資善吏報馬宗道云上前日微傷食物曾取勤藥恐未能久坐令講讀少進說是日正叔略講畢奏云臣等前日臨赴講筵忽傳聖旨權罷講臣等甚驚聖躬別無事否上曰別無事自初御邇英至是始發德音

二月十五日戊戌正叔講一言可終身行之其恕乎因言
人君當推已欲惡知小民饑寒稼穡艱難明宗年六十
餘卽位猶書田家詩二首于殿壁其詩云進說甚多
三月二十六日戊寅正叔獨奏乞自四月就寬涼處講讀
二十八日移講讀就延和
四月六日丁亥講讀依舊邇英閣顧子敦封駁以爲延和
執政得一賜坐啜茶已爲至榮豈可使講讀小臣坐殿
上遠咸造勿褻之義持國微仲進呈令修邇英閣多置
軒窻已得旨而呂公方入令修延義閣簾內云此待別
有擘畫未知何所也

十五日丙申邇英進講文公以下預焉邇英新修展御坐
比舊近後數尺門南北皆朱漆鈞牕前簾設青幕障日
殊寬涼矣

右見范太史日記

范祖禹字醇夫

先生離京曾面言令光庭說與淳夫爲資善堂見畜小魚
恐近冬難畜託淳夫取來投之河中數次朝中不遇故
因循至此專奉手啓幸便爲之

右見朱給事與范太史帖

朱光庭字公揆

元符末徽宗卽位皇太后垂簾聽政有旨復哲宗元祐皇
后孟氏位號時有論其不可者曰上於元祐后叔嫂也

叔無復嫂之禮伊川先生謂邵伯溫曰元祐后之賢固也論者之言亦未爲無理伯溫曰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悅出子不宜其妻父母曰是善事我子行夫婦之禮焉太后於哲廟母也於元祐后姑也母之命姑之命何爲不可非上以叔復嫂也先生喜曰子之言得之矣

元豐八年神宗升遐遺詔至洛程宗丞伯淳爲汝州酒官以檄來舉哀府治旣罷謂留守韓康公之子宗師兵部曰顥以言新法不便忤大臣同列皆謫官顥獨除監司顥不敢當念先帝見知之恩終無以報已而泣兵部問今日朝廷之事如何宗丞曰司馬君實呂晦叔作相矣

兵部曰二公果作相當何如宗丞曰當與元豐大臣同若先分黨與他日可憂兵部曰何憂宗丞曰元豐大臣皆嗜利者若使自變其已甚害民之法則善矣不然衣冠之禍未艾也君實忠直難與議晦叔解事恐力不足耳旣而皆驗宗丞論此時范醇夫朱公揆杜季錫伯溫同聞之

荆公置條例司用程伯淳爲屬一日盛暑荆公與伯淳對語公子雱囚首跣足携婦人冠以出問荆公曰所言何事荆公曰新法數爲人沮與程君議雱箕踞以坐大言曰梟韓琦富弼之首於市則新法行矣荆公遽曰兒悞

矣伯淳正色曰方與叅政論國事子弟不可預始退
不樂去伯淳自此與荆公不合

元祐初文潞公以太師平章軍國重事召程正叔爲崇政
殿說書正叔以師道自居侍上講色甚莊以諷諫上畏
之潞公對上甚恭進士唱名侍立終日上屢曰太師少
休頓首謝立不去時年九十矣或謂正叔曰君之倨視
潞公之恭議者以爲未盡正叔曰潞公三朝大臣事勿
主不得不恭吾以布衣爲上師傅其敢不自重吾與潞
公所以不同也識者服其言

伯淳先生嘗曰熙寧初王介甫行新法並用君子小人君
子正直不合介甫以爲俗學不通世務斥去小人苟容
諂佞介甫以爲有才知變通適用之君子如司馬君實
不拜副樞以去范堯夫辭修注得罪張天祺以御史面
折介甫被責介甫性狠愎衆人以爲不可則執之愈堅
君子旣去所用小人爭爲刻薄故害天下益深使衆君
子未與之敵俟其執久自緩委曲平章尚有聽從之理
則小人無隙可乘其害不至如此之甚也

伊川先生貶涪州渡漢江中流船幾覆舟中人皆號哭伊
川獨正襟安坐如常已而及岸同舟有老父問曰當船
危時君正坐色甚莊何也伊川曰心存誠敬耳老父曰

心存誠敬固善然不若無心伊川欲與之言而老夫徑去

宗丞先生謂伯溫曰人之爲學忌先立標準若循循不已自有所至矣先人敝廬廳後無門由旁舍委曲以出先人旣沒伯溫鑿壁爲門侍講先生見之曰先生規畫必有理不可改作伯溫亟塞之伯溫初入仕侍講曰凡所部公吏雖有罪亦當立案而後決或出於私怒比具案怒亦散不至倉卒傷人每決人未經杖責者宜慎之恐其或有立也

右見邵氏聞見錄

邵伯溫字子文
康節先生之子

孔子曰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於天之將喪斯文下便言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則是文之興喪在孔子與天爲一矣蓋聖人德盛與天爲一出此等語自不覺耳孟子地位未能到此故曰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聽天所命未能合一明道云或問明道先生如何斯可謂之恕先生曰充擴得去則爲恕心如何是充擴得去底氣象曰天地變化草木蕃充擴不去時如何曰天地閉賢人隱

敢問何謂浩然之氣孟子曰難言也明道先生云只他道

箇難言也便知這漢肚裏有爾許大事若是不理會得
底便撐拄胡說將去

橫渠嘗言吾十五年學箇恭而安不成明道曰可知是學
不成有多少病在

明道嘗曰吾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體貼出來
陝西曾有議欲罷鑄銅錢者以謂官中費一貫鑄得一貫
爲無利伊川曰此便是公家之利利多費省私鑄者衆
費多利薄盜鑄者息盜鑄者息權歸公上非利而何又
曾有議解鹽鈔欲高其價者增六千爲八千伊川曰若
增鈔價賣數須減鹽出旣衆低價易之人人食鹽鹽不

停積歲入必敷已而增鈔價歲額果虧減之而歲入溢
溫公初起時欲用伊川伊川曰帶累人去裏使韓富在
時吾猶可以成事後來溫公欲變法伊川使人語之曰
切未可動着役法動着卽三五年不能得定疊去未幾
變之果紛紛不能定

溫公作中庸解不曉處闕之或語明道明道曰闕甚處曰
如強哉矯之類明道笑曰由自得裏將謂從天命之謂
性處便闕却

明道先生善言詩他又渾不曾章解句釋但優游玩味吟
哦上下便使人有得處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

曷云能來思之切矣終曰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忤不求何用不臧歸于正也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此一句如何謝子曰吾昔亦曾問伊川先生曰此一句淺近不如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最親切有滋味然須是體察得理義之悅我心真箇猶芻豢始得明道先生曰操則存舍則亾出入無時非聖人之言也心安得有出入乎

問莊周與佛如何伊川曰周安得比他佛佛說直有高妙處莊周氣象大故淺近如人睡初覺時乍見上下東西指天說地怎消得恁他只是家常茶飯誇逞箇甚底

吾曾歷舉佛說與吾儒同處問伊川先生曰恁地同處雖多只是本領不是一齊左却

謝子與伊川別一年往見之伊川曰相別又一年做得甚工夫謝曰也只去箇矜子曰何故曰子細檢點得來病痛盡在這裏若按伏得這箇罪過方有向進處伊川點頭因語在坐同志者曰此人爲學切問近思者也

謝子曰吾嘗習忘以養生明道曰施之養生則可於道則有害習忘可以養生者以其不留情也學道則異於是必有事焉而勿正何謂乎且出入起居寧無事者正心待之則先事而迎忘則涉乎去念助則近於留情故聖

人心如鑑孟子所以異於釋氏此也

苗履見伊川語及一武帥苗曰此人舊日宣力至多今官高而自愛不肯向前伊川曰何自待之輕乎位愈高則當愈思所以報國者饑則為用飽則揚去是以鷹犬自期也

二十年前在見伊川

一本作伯淳

伊川曰近日事如何某對曰

天下何思何慮伊川曰是則是有此理賢却發得太早在伊川直是會鍛鍊得人說了又恰道恰好着工夫也明道初見謝語人曰此秀才展托得開將來可望

每進語相契伯淳必曰更須勉力

昔伯淳教誨只管着他言語伯淳曰與賢說話却如扶醉

漢救得一邊倒了一邊只怕人執着一邊

明道先生坐如泥塑人接人則渾是一團和氣

正叔視伯淳墳嘗侍行問佛儒之辨正叔指墻圖曰吾儒從裏面做豈有不是佛氏只從墻外見了却不肯入來做不可謂佛氏無見處

學者先學文鮮有能至道至如博觀泛覽亦自為害故明道先生教余嘗曰賢讀書慎不要尋行數墨

謝子見河南夫子辭而歸尹子送焉問曰何以教我謝子曰吾徒朝夕從先生見行則學聞言則識譬如有人服

鳥頭者方其服也顏色悅澤筋力強盛一旦鳥頭力去將如之何尹子友以告夫子夫子曰可謂益友矣

昔錄五經語作一冊伯淳見謂曰玩物喪志

明道見謝子記問甚博曰賢却記得許多謝子不覺身汗

面赤先生曰只此便是惻隱之心

惻然有心

伯淳謂正叔曰異口能尊師道是二哥若接引後學隨人成就之則不敢讓

伯淳常談詩並不下一字訓詁有時只轉却一兩字點聲

掇地念過便教人省悟石曰古人所以貴親炙之也

邢七云一日三點檢伯淳曰可哀也哉其餘時多會甚事

蓋做三省之說錯了可見不會用功又多逐人面上說

一舛話伯淳責之邢曰無可說伯淳曰無可說便不得不說

張橫渠著正蒙時處處置筆硯得意即書伯淳云子厚却如此不熟

伊川與君實語終日無一句相合明道與語直是道得下堯夫易數甚精自來推長曆者至久必差惟堯夫不然指

一二近事當面可驗明道云待要傳與某兄弟某兄弟那得工夫要學須是二十年功夫明道聞說甚熟一日

因監試無事以其說推算之皆合出謂堯夫曰堯夫之

數只是加一倍法以此知太元都不濟事堯夫驚撫其背曰大哥你恁聰明伊川謂堯夫知易數為知天知易理為知天堯夫云須還知易理為知天因說今年雷起甚處伊川云堯夫怎知某便知又問甚處起伊川云起處起堯夫愕然他日伊川問明道曰加倍之數如何曰都忘之矣因歎其心無偏繫如此

舉明道云忠恕兩字要除一箇除不得

明道語云病卧於牀委之庸醫比於不慈不孝事親者亦不可不知醫

伯淳先生云別人喫飯從脊皮上過我喫飯從肚裏去

范夷叟欲同二程去看斲地黃明道率先生先生以前輩

為辭明道云又何妨一獻是人

右見上蔡語錄

謝良佐字顯道二先生門人

明道云必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行周公法度

先生曰明道嘗言學者不可以不看詩看詩便使人長一

格價

明道在潁昌先生尋醫調官京師因往潁昌從學明道甚喜每言曰楊君最會得容易及歸送之出門謂坐客曰吾道南矣先是建安林志寧出入潞公門下求教潞公云某此中無相益有二程先生者可往從之因使人送

明道處志寧乃語定夫及先生先生謂不可不一見也於是同行時謝顯道亦在謝為人誠實但聰悟不及先生故明道每言楊君聰明謝君如水投石然亦未嘗不稱其善伊川自涪歸見學者凋落多從佛學獨先生與謝丈不變因嘆曰學者皆流於禪矣唯有楊謝二君長進

明道先生作縣凡坐處皆書視民如傷四字常曰顛常愧此四字

伊川二十四五時呂原明首師事之

右見龜山語錄楊簡字中立二先生明人也

扶溝地卑歲有水旱明道先生經畫溝洫之法以治之未及興工而先生去官先生曰以扶溝之地盡為溝洫必數年乃成吾為經畫十里之間以開其端後之人知其利必有繼之者矣夫為令之職必使境內之民凶年饑歲免於死亾飽食逸居有禮義之訓然後為盡故吾於扶溝興設學校聚邑人子弟教之亦幾成而廢夫百里之施至狹也而道之興廢繫焉是數事者皆未及成豈不有命與然知而不為而責命之興廢則非矣此吾所以不敢不盡心也

右見庭聞藁錄楊公之子迺所記

宋公揆來見明道于汝歸謂人曰光庭在春風中坐了一
箇月游楊初見伊川伊川瞑目而坐二子侍立既覺顧
謂口賢輩尚在此乎曰既晚且休矣及出門門外之雪
深一尺

伊川先生在經筵每進講必博引廣喻以曉悟人主講退
范堯夫曰先生怎生記得許多先生曰只爲不記故有
許多若還記却無許多也

明道先生謂謝子雖少魯直是誠篤理會事有不透其類
有泚其憤排如此

右見侯子雅言

侯仲良字師聖
二先生之內弟

思叔詬詈僕夫伊川曰何不動心忍性思叔慙謝

暇日靜坐和靜孟敦夫

名原頴
川人

張思叔侍伊川指面前水

盆語曰清靜中一物不可着纔着物便搖動

一日置酒伊川曰飲酒不妨但不可過惟酒無量不及亂
聖人豈有作亂者事但恐亂其氣血致疾或語言錯顛
容貌傾側皆亂也

伊川歸自涪州氣貌容色髭髮皆勝平昔門人問何以得
此先生曰學之力也大凡學者學處患難貧賤若富貴
榮達卽不須學也

右涪陵記善錄

馮忠恕所記尹公語尹名
焯字彥明伊川先生門人

游定夫醉問伊川曰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
便可馴致於無聲無臭否伊川曰固是後謝顯道良問
伊川如定夫之問伊川曰雖卽有此理然其間有多少
猷數謝曰旣云可馴致更有何猷數伊川曰如荀子謂
始乎爲士終乎爲聖人此語有何不可亦是馴致之道
然他却以性爲惡桀紂性也堯舜僞也似此馴致便都
錯了

楊子安侍卽學禪不信伊川每力攻其徒又使其親戚王
元致問難於和靜先生曰六經蓋藥也無病安所用乎
先生曰固是只爲開眼卽是病王屈服以歸伊川自涪

陵歸過襄陽子安在焉子安問易從甚處起時方揮扇
伊川以扇柄畫地一下曰從這裏起子安無語後至洛
中子安舉以告和靜先生且曰某當時慟不更問此畫
從甚處起和靜以告伊川伊川曰待他問時只與嘿然
得似箇子安更喜懼也先生舉示子安子安由此遂服
伊川與和靜論義命和靜曰命爲中人以下說若聖人只
有箇義伊川曰何謂也和靜曰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
得天下皆不爲也奚以命爲伊川大賞之又論動靜之
際聞寺僧撞鐘和靜曰說着靜便多一箇動字說動亦
然伊川頷之和靜每日動靜只是一理陰陽死生亦然

謝顯道習舉業已知名往扶溝見明道先生受學志甚篤
明道一日謂之曰爾輩在此相從只是學某言語故其
學心口不相應盍若行之請問焉曰且靜坐伊川每見
人靜坐便嘆其善學

先生曰伊川常愛衣皂或埽褐綳襖其袖亦如常人所戴
紗巾背後望之如鐘形其製乃似今道士謂之仙桃巾
者然不曾傳得樣不知今人謂之習伊川學者大袖方

頂何謂

先生在洛巾
常裹昌黎巾

先生嘗問伊川爲飛戾天魚躍于淵莫是上下一理否伊
川曰到這裏只得點頭

郭忠孝每見伊川問論語伊川皆不答一日伊川語之曰
子從事於此多少時所問皆大且須切問而近思

先生曰張思叔一日於伊川坐上理會盡心知性知天事
天伊川曰釋氏只令人到知天處休了更無存心養性
事天也思叔曰知天便了莫更省事否伊川曰子何似
顏子顏子猶視聽言動不敢非禮乃所以事天也子何
似顏子

先生嘗問於伊川如何是道伊川曰行處是

先生曰有人問明道先生如何是道明道先生曰於君臣
父子兄弟朋友夫婦上求

昔劉質夫作春秋傳未成每有人問伊川必對曰已令劉絢作之自不須某費工夫也劉傳既成來呈伊川門人請觀伊川曰却須着某親作竟不以劉傳示人伊川沒後方得見今世傳解至閔公者昔又有蜀人謝湜提學字持正解春秋成來呈伊川伊川曰更二十年後子方可作謝久從伊川學其傳竟不曾敢出

張思叔三十歲方見伊川後伊川一年卒初以文聞於鄉曲自見伊川後作文字甚少伊川每云張繹朴茂

先生曰初見伊川時教某看敬字某請益伊川曰主一則是敬當時雖領此語然不若近時看得更親切寬問加

何是主一頽先生善喻先生曰敬有甚形影只收斂身心便是主一且如人到神祠中致敬時其心收斂更着不得毫髮事非主一而何又曰昔有趙承議從伊川學其人性不甚利伊川亦令看敬字趙請益伊川整衣冠齊容貌而已趙舉示先生先生於趙言下有箇省覺處謝叔問學於伊川答曰學之大無如仁汝謂仁是如何謝久之無入處一日再問曰愛人是仁否伊川曰愛人乃仁之端非仁也謝叔去先生曰某謂仁者公而已伊川曰何謂也先生曰能好人能惡人伊川曰善涵養

謝顯道久住太學告行於伊川云將還蔡州取解且欲改

經禮記伊川問其故對曰太學多士所萃未易得之不若鄉中可必取也伊川曰不意子不受命如此子貢不受命而貨殖蓋如是也顯道復還次年獲國學解

韓持國與伊川善韓在潁昌欲屈致伊川明道預戒諸子姪使置一室至於修治窻戶皆使親爲之其誠敬如此二先生到暇日與持國同游西湖命諸子侍行行次有言貌不莊敬者伊川回視厲聲叱之曰汝輩從長者行敢笑語如此韓氏忝謹之風衰矣持國遂皆逐去之先生

聞於持國之子
彬叔名宗質

王介甫爲舍人時有雜說行於時其粹處有曰莫大之惡

成於斯須不忍又曰道義重不輕王公志意足不驕富貴有何不可伊川嘗曰若使介甫只做到給事中誰看得破

伊川歸自涪陵謝顯道自蔡州來洛中再親炙焉久之伊川謂先生及張思叔繹曰可去同見謝良佐問之此回見吾有何所得尹張如所戒謝曰此來方會得先生說話也張以告伊川伊川然之

周恭叔行自太學早年登科未三十見伊川持身嚴苦塊坐一室未嘗窺牖幼議毋黨之女登科後其女雙瞽遂娶焉愛過常人伊川曰某未三十時亦做不得此事然

其進銳者其退速每歎惜之周以官事求來洛中監水
南糴場以就伊川會伊川有涪陵行後數年周以酒席
有所屬意既而密告人曰勿令尹彥明知又曰知又何
妨此不害義理伊川歸洛先生以是告之伊川曰此禽
獸不若也豈得不害義理又曰以父母遺體
偶倡議其可乎
王介甫與曾子固鞏善役法之變皆曾參酌之晚年亦相
睽伊川常言今日之禍亦是元祐做成以子瞻定役法
凡曰元豐者皆用意更改當時若使子固定必無損益
者又是他黨中自可杜絕後人議也因其睽必能變之
况又元經他手當知所裁度也此坐元祐術故也伊川

每曰青苗決不可行舊役法大弊須量宜損益

此段
可疑

伊川論國朝名相必曰李文靖

伊川與韓持國善嘗約候韓年八十一往見之穎昌問正
月一日因弟子賀正乃曰某今年有一債未還春中須
當暫往穎昌見韓持國蓋韓八十也春中往造焉久留
穎昌韓早晚伴食體貌加敬一日韓密謂子彬叔曰先
生遠來無以為意我有黃金藥櫟一重二十兩似可為
先生壽然未敢遽言我當以他事使子侍食因從容道
吾意彬叔侍食如所戒試啓之先生曰某與乃翁道義
交故不遠而來奚以是為詰朝遂歸韓謂彬叔曰我不

二程言金
卷之十七
敢面言政謂此爾再三謝過而別

王子真字來洛中居於劉壽臣園亭中一日出謂園丁曰

或人來尋慎勿言我所向是日富韓公來見焉不遇而

還子真晚歸又一日忽戒灑掃又於劉丐茶二杯炷香

以待是日伊川來欵語終日蓋初未嘗夙告也劉詰之

子真曰正叔欲來信息甚大又嵩山前有董五經隱者

也伊川聞其名謂其為窮經之士特往造焉董平日未

嘗出菴是日不值還至中途遇一老人負茶果以歸且

曰君非程先生乎伊川異之曰先生欲來信息甚大某

特入城置少茶果將以奉待也伊川以其誠意復與之

同至其舍語甚欵亦無大過人者但久不與物接心靜

而明也先生問於伊川伊川曰靜則自明也

孟淳夫厚來伊川又從王氏而舉業特精獨處一室蠶穢

不治嘗獻書於伊川伊川曰孟厚初時說得也似其後

須沒事生事一日語之曰子胡不見尹焞張繹朋友間

最好講學然三公皆同齒也敦夫來見先生曰先生令

某來見二公若彥明則某所願見如思叔莫不消見否

先生曰只不消見思叔之心便是不消見某之心也伊

川嘗謂學者曰孟厚不治一室竟亦何益學不在此假

使灑掃得潔淨莫更快人意否

寬因問伊川謂永叔如何先生曰前輩不言人短每見人論前輩則曰汝輩且取他長處

橫渠昔在京師坐虎皮說周易聽從甚衆一夕二程先生至論易次日橫渠撤去虎皮曰吾平日爲諸公說者皆亂道有二程近到深明易道吾所弗及汝輩可師之

虎皮出是日更不出虎皮也橫渠乃歸陝西

先生曰昔與范元長同見伊川偶有幹先起下階伊川謂范曰君看尹彥明他時必有用於世

明道說仁宗一日問折米折幾分曰折六分怪其太甚也有旨只令折五分次供進偶覺藏府曰習使然也却令

如舊又禁中進膳飯中有砂石含以密示嬪御曰切勿語人朕曾食之此死罪也又一日思生荔枝有司言已供盡近侍曰市有鬻者請買之上曰不可令買之來歲必增上供之數流禍百姓無窮又一日夜中甚饑思燒羊頭近侍乞宣取上曰不可今次取之後必常備日殺三羊暴殄無窮竟夕不食

先生曰楊中立答伊川論西銘書云云尾說渠判然無疑伊川曰楊時也未判然

先生曰某纔十七八歲見蘓季明教授時某亦習舉業蘓曰子修舉業得狀元及第便是了也先生曰不敢望此

蘇曰子謂狀元及第便是了否唯復這學更有裏先生
疑之日去見蘇乃指先生見伊川後半年方得大學西
銘看

先生與思叔共學之久一日伊川問二子尋常見處同否
為我言之先生曰某不逮思叔如凡有請問未達必三
四請益尚有未得處久之乃得如思叔則先生才說便
點頭會意往往造妙只是某雖愚鈍自保守得若思叔
則某未敢保他伊川笑曰也是也是自後每同請益退
伊川必謂諸郎曰張秀才如此不待尹秀才肯待

南方學者從伊川既久有歸者或問曰學者久從學于門
誰最是有得者伊川曰豈便敢道他有得處且只是指
與得箇岐徑令他尋將去不錯了已是忒大慳若夫自
得尤難其人謂之得者便是已有也豈不難哉若論隨
力量而有見處則不無其人也

司馬溫公修通鑑伊川一日問修至何代溫公曰唐初也
伊川曰太宗肅宗端的如何溫公曰皆篡也伊川曰此
復何疑伊川曰魏徵如何溫公曰管仲孔子與之某於
魏徵亦然伊川曰管仲知非而反正忍死以成功業此
聖人所取其反正也魏徵只是事讐何所取耶溫公竟

如舊說

管仲雖初有過善補者也魏徵初
實無過者也功業雖多何足法乎

與叔問伊川曰某見孟子亦有疑處舜爲法於後世我猶未免爲鄉人憂之如何如舜而已伊川曰聖人憂則有之疑則無夫何故人所當憂不得不憂如孔子是吾憂也若疑則無之矣

先生曰近有人說伊川自比孔孟先生曰某不識明道每見伊川說學問某豈敢比先兄由是推之決無此語也先生曰知則句句皆是這箇道理道理已明後無不是此事也如孔子謂六十而耳順聞無不通然後可至不踰矩也明道作洛河竹木務時過一寺門墻上有人題要不悶守本分時田明之隨行明道每過必曰好語一口

明之問之明道曰只被人不守本分也後先生聞此語復問伊川伊川曰只爲人不能盡分先生謂寬曰看伊川此語豈不是悟則句句是凡一言一句便推到極處看盡分字是大小氣象又謂寬曰才說盡分便不消說悶也

先生曰伊川易序旣成其中有曰體用一源顯微無間先生告伊川曰似太洩漏天機伊川曰汝看得如此甚善伊川作詩序二篇昔人傳之不真先生一日請問曾作否伊川曰有之但不欲示人再三請乃得之曰爲子出此二篇今傳之者是也

先生一日看大學有所得欲舉似伊川伊川問之先生曰
心廣體胖只是自樂伊川曰到這裏和樂字也着不得

右見祁寬所記尹和靖語

寬字居之

先生云初見伊川先生一日有江南人鮑某守官西京見
伊川問仁曰仁者愛人便是仁乎伊川曰愛人仁之事
耳先生時侍坐歸因取論語中說仁事致思久之忽有
所得遂見伊川請益曰某以仁惟公可盡之伊川沈思
久之曰思而至此學者所難及也天心所以至仁者惟
公爾人能至公便是仁

伊川使人抄范純夫唐鑑先生問曰此書如何伊川曰足

以垂世唐鑑議論多與伊川同

如中宗在房陵事之類

明道嘗請人曰天下事只是感與應耳先生初聞之以問
伊川曰此事甚大人當自識之先生曰綏之斯來動之
斯和是亦感與應乎曰然

門弟子請問易傳事雖有一字之疑伊川必再三喻之蓋
其潛心甚久未嘗容易下一字也

先生又云見王信伯云昔時問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
之意於張思叔思叔對曰堯舜其猶病諸後因侍伊川
伊川問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如何說則對以思叔
之語伊川曰不然天地以無心故不憂聖人致有爲之

事故憂

昔嘗請益于伊川曰某謂動靜一理伊川曰試論之適聞寺鐘聲某曰譬如此寺鐘方其未撞時聲固在也伊川喜曰且更涵養

有人說無心伊川曰無心便不是只當云無私心

游定夫忽自太學歸蔡過扶溝見伊川伊川問試有期何以歸也定夫曰某讀禮太學以是應試者多而鄉舉者

實少伊川笑之定夫請問伊川曰是未知學也豈無義

無命乎定夫即復歸太學是歲登第定夫字誤當作顯道

昔見伊川問易乾坤二卦斯可矣伊川曰聖人設六十四

卦三百八十四爻後世尚不能了乾坤二卦豈能盡也既坐伊川復曰子以為何人分上事對曰聖人分上事

曰若聖人分上事則乾坤二卦亦不須况六十四乎

右見呂堅中所記尹和靜語堅中字景實

問將孔孟之言切要處思索如何曰須是熟看語孟玩味

咀嚼伊川云若熟看語錄亦自得者此也當時門人有

問且將語孟緊要處看如何伊川曰固是好若有得終

不淡洽蓋吾道非如釋氏一見了便從空寂去

問伊川說人之生也直是天命之謂性謝顯道云順理之

謂直竊謂順理是率性之事天命之性無待於順理也



二說異同曰伊川說上一截顯道說下一截

先生曰明道猶有謔語若伊川則全無問如何謔語曰明道聞司馬溫公解中庸至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味有疑遂止笑曰我將謂從天命之謂性便疑了伊川直是謹嚴坐間無問尊卑長幼莫不肅然

一日偶見秦少游問天若知也和天瘦是公詞否少游意伊川稱賞之拱手遜謝伊川云上穹尊嚴安得易而侮之少游面色駢然

先生曰伊川年四十以後記性愈進今人年長則健忘豈可不知其故哉

右見震澤語錄

王蘋信伯門人
信州周憲所記

說之見伊川先生論曾子易簣事先生曰是禮也君子所以貴乎禮者為其以之而生以之而死如此其明也說之曰是禮古人孰不然蓋曾子獨有傳焉爾後世之士自賤其身而絕於禮此事始廢或者似有得於此而蔽於浮屠老子虛誕之說乃不謂之禮而謂之達安知吾道之所以貴哉先生曰然

右見晁詹事文集

說之以道

神宗問明道以張載邢恕之學奏云張載臣所畏邢恕從臣游

伊川謂明道曰吾兄弟近日說話太多明道曰使見呂晦
叔則不得不少見司馬君實則不得不多

張子正蒙云冰之融釋海不得而與焉伊川改與為有
游定夫問伊川陰陽不測之謂神伊川曰賢是疑了問是
揀難底問

元祐中客有見伊川者几案間無他書惟印行唐鑑一部
先生曰近方見此書三代以後無此議論

右見晁氏客語

不知何人所錄

正獻公既薦常秩後差改節嘗對伯淳有悔薦之意伯淳
曰願侍郎寧百受人欺不可使好賢之心少替公敬納

焉

伊川嘗言今僧家讀一卷經便要一卷經中道理受用儒
者讀書却只閒了都無用處

伊川先生言人有三不幸少年登高科一不幸席父兄之
勢為美官二不幸有高才能文章三不幸也

右見呂氏童蒙訓

呂本中字居仁
原明侍講之孫

有言鬼物於伊川先生者先生云君曾親見邪伊川以為
若是人傳必不足信若是親見容是眼病

尹彥明與思叔同時師事伊川先生思叔以高識彥明以
篤行俱為先生所稱先生沒思叔亦病死彥明窮居教

學未嘗少自貶屈常以先生教人專以敬以直內爲本
彥明獨能力行之

彥明嘗言先生教人只是專令用敬以直內若用此理則
百事不敢輕爲不敢妄作不愧屋漏矣習之既久自然
有所得也因說往年先生歸自涪陵日日見之一日因
讀易至敬以直內處因問先生不習無不利時則更無
賂當更無計較也耶先生深以爲然且曰不易見得如
此且更涵養不要輕說晁以道嘗說頃嘗以書問伊川
先生云某平生所願學者康節先生也康節先生沒不
可見康節之友惟先生在願因元生問康節之學伊川

答書云某與堯夫同里巷居三十年餘世間事無所不
論惟未嘗一字及數耳

崇寧初家叔舜從以黨人子弟補外官知河南府鞏縣請
見伊川先生問當今新法初行當如何做先生云只有
義命兩字當行不當行者義也得失禍福命也君子所
處只說義如何耳

以道見伊川先生論難反復以道曰如此是先生亦欲人
同已先生不答門人云先生所欲同者非同已也正欲
道之同耳

崇寧元年叔父舜從至洛中請見伊川先生先生召食食

二程言錄 卷之十七
五品亦甚豐潔坐間問事甚衆先生一一酬答臨行又請教語甚詳旣而微笑云只被公家學佛

伊川先生甚愛表記中說君子莊敬日強安肆日偷蓋常人之情才放肆則日就曠蕩自檢束則日就規矩

右見呂氏雜志 同上

伊川先生自涪州歸過襄州楊畏爲守待之甚厚先生曰某罪戾之餘安敢當此畏曰今時事已變先生曰時事

雖變某安敢變

此乃劉子駒處見其祖所錄今省記此

右見汪端明記

左諫議大夫孔文仲言謹按通直郎崇政殿說書程頤人

物纖汙天資儉巧貪黷請求元無鄉曲之行奔走交結常在公卿之門不獨交口褒美又至連章論奏一見而除朝籍再見而升經筵臣頃任起居舍人屢侍講席觀某陳說凡經義所在全無發明必因籍一事汎濫援引借無根之語以搖撼聖聽推難引之迹以眩惑淵慮上德未有嗜好而常啓以無近酒色上意未有信向而常開以勿用小人豈惟勸導以所不爲實亦矯欺以所無有每至講罷必曲爲卑佞附合之語借如曰雖使孔子復生爲陛下陳說不過如此又如曰伏望陛下燕閒之餘深思臣之說無忘臣之論又如曰臣不敢子細敷奏

慮煩聖聽恐有所疑伏乞非時特賜宣問容臣一一開
陳當陛下三年不言之際願無日無此語以感切上聽
陛下亦必黽勉爲之應答又如陛下因咳嗽罷講及御
邇英學士以下侍講讀者六七人願官最小乃越次獨
候問聖體橫僭過甚並無職分如唐之王伾王叔文李
訓鄭注是也

右孔文仲章疏按文仲所言雖極其誣詆然所載經
門弟子所不及聞者故今特附于此呂中公家傳云
文仲本以伉直稱然忤不曉事爲浮薄輩所使以害
善良晚乃自知爲小人所給憤鬱嘔血而死然則此
疏不掩防微納忠之善言乃其伉直所發而凡醜詆
無恨之語則爲浮薄輩
所使而晚乃悔之者也

二程語錄卷之十八

附錄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訂

受業諸子全校

明道先生門人朋友敘述

河間劉立之曰先生幼

集有奇異

一作質明慧驚人年數

歲卽有成人之度嘗賦酌貪泉詩曰中心如自固外物豈
能遷當世先達許其志操及長豪勇自奮不溺於流俗從
汝南周茂叔問學窮性命之理率性會道體道成德出處
孔孟從容不勉踰冠應書京師聲望藹然老儒宿學皆自
以爲不及莫不造門願交釋褐主永興軍鄆縣簿永興帥
府其出守皆禁密大臣待先生莫不盡禮爲令晉城其俗

朴陋民不知學中間幾百年無登科者先生擇其秀異爲
 置學舍糧具聚而教之朝夕督厲誘進學者風靡日盛熙
 寧元豐間應書者至數百登科者十餘人先生爲政集無
爲政二條教精密而主之以誠心晉城之民被服先生之化暴
 桀子弟至有耻不犯迆先生去三年間編戶數萬衆罪入
 極典者纔一人然鄉閭猶以不遵教令集無爲深恥熙寧
 七年立之得官晉城距先生去已十餘年見民有聚口衆
 而不析異者問其所以云守程公之化集有也其誠心感
 人如此薦爲御史神宗召對問所以爲御史對曰使臣拾
 遺補闕裨贊朝廷則可使臣掇拾臣下短長以沽直名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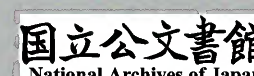
不能神宗嘆賞以爲得御史體神宗厲精求治王荆公執
 政議法改令言者攻之甚力至有發憤肆罵無所不至者
 先生獨以至誠開納君相疏入輒削藁不以示子姪常曰
 揚已矜衆吾所不爲嘗被旨赴中堂議事荆公方怒言者
 厲色待之先生徐曰天下之事非一家私議願公平氣以
 聽荆公爲之愧屈善談太中公得請領崇福先生求折資
 監當以便養歸洛從容親庭日以讀書勸學爲事先生經
 術通明義理精微樂告不倦士大夫從之講學者日夕盈
 門虛往實歸人得所欲先生在御史有南士游執政門者
 方自南還未至集無未而附會之說先布都下且其人素
至二字

議虧闕先生奏言其行後先生被命判武學其人已位通
 顯懼先生復進乃抗章言先生新法之初集有首為異論
 先生笑曰是豈誣我耶復以便親乞汝州監局先生高才
 遠業淪屈卑冗人為先生嘆息而先生處之恪勤匪懈曰
 執事安得不謹今皇帝即位以宗正丞召朝廷方且用之
 未赴闕得疾以終先生有天下重望士民以其出處卜時
 隆污聞訃之日識與不識莫不隕涕自孟軻沒聖學失傳
 學者穿鑿妄作不知入德先生傑然自立於千載之後芟
 闕榛穢開示本原聖人之庭戶曉然可入學士大夫始知
 所向然高才世稀集作希世能得造其藩闕集作者蓋
集無蓋字

鮮况堂奧乎先生德性充完粹和之氣盡於面背樂易多
 恕終日怡悅立之從先生三十年未嘗見其一有忿厲之
 容接人溫然無賢不肖皆使之集無之字歛曲自盡聞人一善
 咨嗟獎勞惟恐其不篤人有不及開導誘掖惟恐其不至
 故雖桀傲不恭見先生莫不感悅而化服風格高邁不事
 標飾而自有哇眡望其容色聽其言教則放心邪氣不復
 萌於胸中太中公告老而歸家素清窳儻居洛城先生以
 祿養族大食衆菽粟僅足而老幼各盡其歡中外幼孤窮
 無託者皆收養之撫育誨導期於成人嫁女娶婦皆先孤
 遺而後及已子食無重肉衣無兼副女長過期至無貲以

遺先生達於從政以仁愛為本故所至民戴之如父母立
 之嘗問先生以臨民曰使民集作各得輸其情集有又問
 御史曰正已以集無格物雖愚不肖佩服先生之訓不敢
 忘怠集作先生抱經濟大器有開物成務之才雖不用於
 時然至誠在天下惟恐一物不得其所民疾苦如在諸已
 聞朝廷興作小失則憂形顏色嘗論所以致君堯舜措俗
 成康之意其言感激動人千五百年一生斯人時命不會
 如此美志不行利澤不施惜哉立之家集無與先生有累
 世之舊先人高爽有奇操集無此與先生集有好尤密先
 人蚤世立之方數歲先生兄弟取以歸教養視子姪卒立

其門戶末世俗薄朋友道衰聞先生之風宜有愧恥集無
 四十立之從先生最久聞先生教最多得先生行事為最
 三字集無此詳先生終繫官朔陲不得與於行服之列哭泣之
 最字哀承計悲號摧裂肝膈集無此上先生大節高誼天下莫
 不聞至於集作委曲纖細集作一言一行足以垂法來世
 而人所不及知者大懼湮沒不傳以為門人羞輒書所知
 以備採摭
 沛國朱光庭曰嗚呼道之不明不行也久矣自子思筆之
 於書其後孟軻倡之軻死而不得其傳退之之言信矣大
 抵先生之學以誠為本仰觀乎天清明穹窿日月之運行



陰陽之變化所以然者誠而已俯察乎地廣博持載山川
之融結草木之蕃殖所以然者誠而已人居天地之中參
合無間純亦不已者其在茲乎蓋誠者天德也聖人自誠
而明其靜也淵停其動也神速天地之所以位萬物之所
以育何莫由斯道也先生得聖人之誠者也自始學至於
成德雖天資穎徹絕出等夷然卓然之見一本於誠故推
而事親則誠孝事君則誠忠友於兄弟則綽綽有裕信於
朋友則久要不忘修身慎行則不愧於集無屋漏臨政愛
民則如保乎集無赤子非得夫聖人之誠孰能與於斯才
周萬物而不自以為高學際三才而不自以為足行貫神

明而不自以為異識照古今而不自以為得至於六經之
奧義百家之異說研窮搜抉判然胸中天下之事雖萬變
交於前而燭之不失毫釐權之不失輕重凡貧賤富貴死
生皆不足以動其心真可謂大丈夫者集有非所得之深
所養之厚能至於是歟嗚呼天之生斯人使之平治天下
功德豈小補哉方當聖政日新賢者彙進殆將以斯道覺
斯民而天奪之速可謂不幸之甚矣孔子曰朝聞道夕死
可矣自孟軻以來千有餘歲先王大道得先生而後傳其
補助天地之功可謂盛矣雖不得高位以澤天下然而以
斯道倡之於人亦已較著其間見而知之尚能似之先生

爲不亡矣

成都范祖禹曰先生爲人清明端潔內直外方其學本於誠意正心以聖賢之可以必至勇於力行不爲空文其在朝廷與逆行止主於忠信不崇虛名其爲政視民如子憐怛教愛出於至誠建利除害所欲必得故先生所至民賴之如父母去久集無而思之不忘先生嘗言縣之政可達於天下一邑者天下之式也先生以親老求爲開官居洛陽始十餘集無年與弟伊川先生講學於家化行鄉黨家貧疏食或不繼而事親務養其志賙贍族人必盡其力士之從學者不絕於館有不遠千里而至者先生於經不務

解析爲枝詞要其用在已而明於知天其教人曰非孔子之道不可學也蓋自孟子沒而中庸之學不傳後世之士不循其本而用心於末故不可與入堯舜之道先生以獨智自得去聖人千有餘歲發其關鍵直睹堂奧一天地之理盡事物之變故其貌肅而氣和志定而言厲望之可畏卽之可親叩之者無窮從容以應之其出愈新真學者之師也成就人才於時爲多雖久去朝廷而人常以其出處爲時之通塞旣除宗正丞天下日望先生入朝以爲且大用及聞其亡上自公卿下至閭巷士民莫不哀之曰時不幸也其命矣夫

書行狀後

游 酢

建安游酢曰先生道德之高致經綸之遠圖進退之大節伊川季先生與門人高弟既論其實矣酢復何言謹拾其遺事備採錄云先生生而有妙質聞道甚早年逾冠明誠夫子張子厚友而師之子厚少時自喜其才謂提騎卒數萬可橫行沙漠視叛寇爲易與耳故從之游者多能道邊事既而得聞先生論議乃歸謝其徒盡棄其舊學以從事於道其視先生雖外兄弟之子而虛心求益之意懇懇如不及逮先生之官猶以書抵扈以定性未能不動致問先生爲破其疑使內外靜動道通爲一讀其書可考而知也

其後子厚學成德尊識者謂與孟子比然猶秘其學不多爲人講之其意若曰雖復多聞不務畜德徒善口耳而已故不屑與之言先生謂之曰道之不明於天下久矣人善其所習自謂至足必欲如孔門不憤不啓不悱不發則師資勢隔而先王之道或幾乎熄矣趣今之時且當隨其資而誘之雖識有暗明志有淺深亦各有得焉而堯舜之道庶可馴致子厚用其言故關中學者躬行之多與洛人並推其所自先生發之也擢爲御史睿眷甚渥亟承德音所獻納必據經術事嘗辨蚤而戒於漸一日神宗縱言及於辭命先生曰人主之學唯當務爲急辭命非所先也神宗

爲之動顏會同天節宮嬪爭獻奇巧爲天子壽先生既言於朝又顧謂執政戒之執政曰宮嬪實爲非上意也庸何傷先生曰作淫巧以蕩上心所傷多矣公之言非是執政辭遂屈是時有同在臺列者志未必同然心慕其爲人嘗語人曰他人之賢者猶可得而議也乃若伯淳則如美玉然反復視之表裡洞徹莫見疵瑕先生平生與人交無隱情雖僮僕必託以忠信故人亦不忍欺之嘗自澶淵遣奴持金詣京師買用物計金之數可當二百千奴無父母妻子同列聞之莫不駭且誚旣而奴持物如期而歸衆始歎服蓋誠心發於中暢於四支見之者信慕事之者革心大

抵類此先生少長親闈視之如傷又氣象清越灑然如在塵外宜不能勞苦及遇事則每與賤者同起居飲食不堪其難而先生處之裕如也嘗董役雖祁寒烈日不擁裘不御蓋時所巡行衆莫測其至故人自致力常先期畢事異時夫伍中夜多譁一夫或怖萬夫競起姦人乘虛爲盜者不可勝數先生以師律處之遂訖去無譁者及役罷夫散部伍猶整肅如常初至鄆有監酒稅者以賄播聞然怙力文身自號能殺人衆皆憚之雖監司州將不敢發先生至將與之同事其人心不自安輒爲言曰外人謂某自盜官錢新主簿將發之某勢窮必殺人言未訖先生笑曰人

之爲言一至於此足下食君之祿詎肯爲盜萬一有之將
救死不暇安能殺人其人默不敢言後亦私償其所盜卒
以善去州從事有旣孤而遭祖母喪者身爲嫡孫未果承
重先生爲推典法意告之甚悉其人從之至今遂爲定令
而天下縉紳始習爲常蓋先生御小人使不麗於法助君
子使必成其美又大抵類此先生雖不用而未嘗一日忘
朝廷然久幽之操確乎如石胸中之氣冲如也所至工大
夫多棄官從之學朝見而夕歸飲其和茹其實旣久而不
能去其徒有貧者以單衣御冬累年而志不變身不屈蓋
先生之教要出於爲己而士之游其門者所學皆心到自

得無求於外以故甚貧者忘饑寒已仕者忘爵祿魯重者
敏謹細者裕强者無拂理懦者有立志可以修身可以齊
家可以治國平天下非若世之士妄意空無追詠昔人之
糟粕而身不與焉及措之事業則悵然無據而已也方朝
廷圖任真儒以惠天下天下有識者謂先生行且大用矣
不幸而先生卒嗚呼道之行與廢果非人力所能爲也悲
夫哭而爲之贊曰天地之心其太一之體歟天地之化其
太和之運歟確然高明萬物覆焉隕然博厚萬物載焉非
以其一歟陽自此舒陰自此凝消息滿虛莫究其形非以
其和歟夫子之德其融心滌慮默契於此歟不然何穆穆

不已渾渾無涯而能言之士莫足以頌其美歟嗟乎孰謂此道未施此民未覺而先覺者逝歟百世之下有想見夫子而不可得者亦能觀諸天地之際歟

哀詞

呂大臨

嗚呼去聖遠矣斯文喪矣先王之流風善政泯沒而不可見明師賢弟子傳授之學斷絕而不得聞以章句訓詁爲能窮遺經以儀章度數爲能盡儒術使聖人之道玩於腐儒諷誦之餘隱於百姓日用之末反求諸已則罔然無得施之於天下則若不可行異端爭衡猶不與此先生負特立之才知大學之要博聞強識躬行力究察倫明物極其所止渙然心釋洞見道體其造於約也雖事變之感不知應以是心而不窮雖天下之理至衆知反之吾身而自足其致於一也異端並立而不能移聖人復起而不與易其養之成也和氣充浹見於聲容然望之崇深不可慢也遇事優爲從容不迫然誠心懇惻弗之措也其自任之重也寧學聖人而未至不欲以一善成名寧以一物不被澤爲已病不欲以一時之利爲已功其自信之篤也吾志可行不苟潔其去就吾義所安雖小官有所不屑夫位天地育萬物者道也傳斯道者斯文也振已墜之文達未行之道者先生也使學不卒傳志不卒行至於此極者天也先

道者先生也使學不卒傳志不卒行至於此極者天也先

生之德可形容者猶可道也其獨智自得合乎天契乎先
聖者不可得而道也元豐八年六月明道先生卒門人學
者皆以所自得者名先生之德先生之德未易名也亦各
伸其志爾汲郡呂大臨書

伊川先生年譜

晦翁

先生名頤字正叔明道先生之弟也

明道生於明道元年
壬申伊川生於明道

二年幼有高識非禮不動

見語錄

年十四五與明道同受業

於春陵周茂叔先生

見哲宗錄

皇祐二年年十八上書闕

下勸仁宗以王道為心生靈為念黜世俗之論期非常之
功且乞召對面陳所學不報間游太學時海陵胡翼之先

生方主教導嘗以顏子所好何學論試諸生得先生所試

大驚即延見處以學職

見文集

呂希哲原明與先生鄰齋首

以師禮事焉既而四方之士從游者日益眾

見呂氏童蒙訓舉進

士嘉祐四年廷試報罷遂不復試太中公屢當得任子恩

輒推與族人

見涪陵記善錄

治平熙寧間近臣屢薦自以為學不

足不願仕也

見文集又按呂申公家傳云公判太學命眾

公即命駕過之又雜記治平三年九月公知蔡州將行言

日復見南省進士程頤年三十四有特立之操出群之資

嘉祐四年已與殿試自後絕意進取往來太學諸生願得

以為師臣方領國子監親往敦請卒不能屈臣嘗與之語

洞明經術通古今治亂之要實有經世濟物之才非同拘
士曲儒徒有偏長使在朝廷必為國器伏望特以不次旌
用明道行狀云神宗嘗使推擇人才先生所
荐數十人以父表弟張載暨弟頤為稱首元豐八年哲

宗嗣位門下侍郎司馬公光尚書左丞呂公公著及西京
留守韓公絳上其行義於朝見哲宗徽宗實錄按溫公集
切見河南處士程頤力學好古安貧守節言必忠信動遵
禮義年逾五十不求仕進真儒者之高蹈聖世之逸民伏
望特加召命擢以不次足以矜式士類裨益風化又按胡
文定公文集云是時諫官朱光庭又言頤道德純備學問
淵博才質勁正有中立不倚之風識慮明徹至知幾其神
之妙言行相顧而無擇仁義在躬而不矜若用斯人俾當
勸講必能輔養聖德格迪天聰一正君心為天下福又謂
願究先王之蘊達當世之務乃天民之先覺聖代之真儒
俾論之日侍經筵足以發揚聖訓兼掌學校足以丕變斯文
又論祖宗時起陳搏種放高風素節聞於天下揆願之賢
搏放未必能過之願之道則有搏放所不及知者觀其所
學真得聖人之傳致思力行非一日之積有經天緯地之
才道又謂願以言乎道則貫徹三才而無一毫之或間以
言乎德則并包衆美而無一善之或遺以言乎學則博通
古今而無一物之不知以言乎才則開物成務而無一理

之不總是以聖人之道至此而傳况當天子十一月丁巳
進學之初若俾真儒得專經席豈不盛哉
授汝州團練推官西京國子監教授見實先生再辭尋召
赴闕元祐元年三月至京師王巖叟奏云復見程頤學極
粹蚤與其兄顥俱以德名顯於時陛下復起願而用之願
趨召以來待詔闕下四方俊乂莫不翹首向風以觀朝廷
所以待之者如何處之者當否而將議焉則陛下此舉繫
天下之心臣願陛下加所以待之之禮擇所以處之之方
而使高賢得為陛下盡其用則所得不獨願一人而除宣
已四海潛光隱德之士皆將相招而為朝廷出矣
德郎秘書省校書郎先生辭曰神宗時布衣被召自有故
事今臣未得入見未敢祇命王巖叟奏云臣伏聞聖恩特
以見陛下優禮高賢而使天下之人歸心於盛德也然臣
區區之誠尚有以爲陛下言者願陛下召見之試以一
言問爲國之要陛下至明遂可自觀其人臣以願抱道養
德之日久而潛神積慮之功深靜而閱天下之義理者多

必有嘉言以新聖聽此臣所以區區而進願然非為願也
欲成陛下之美耳陛下一見而後命之以官則願當之而
無愧陛下與之而不悔於是召對太皇太后面諭將以為
授受之間兩得之矣

崇政殿說書先生辭不獲始受西監之命且上奏論經筵
三事其一以上富於春秋輔養為急宜選賢德以備講官
因使陪侍宿直陳說道義所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其二
請上左右內侍宮人皆選老成厚重之人不使侈靡之物
淺俗之言接於耳目仍置經筵祇應內臣十人使伺上在
宮中動息以語講官其或小有違失得以隨事規諫其三
請令講官坐講以養人主尊儒重道之心寅畏祇懼之德
而曰若言可行敢不就職如不可用願聽其辭劉子三道
見文集又

按劉忠肅公文集有章疏論先生辭卑居尊未被命而先
論事為非是蓋不知先生出處語默之際其義固已精矣
既而命下以通直郎充崇政殿說書見實錄先生再辭而後

受命四月例以暑熱罷講先生奏言輔導少主不宜疎畧
如此乞令講官以六參日上殿問起居因得從容納誨以

輔上德見文集五月差同孫覺顧臨及國子監長貳看詳國

子監條制見實錄先生所定大概以為學校禮義相先之地

而月使之爭殊非教養之道請改試為課有所未至則學
官召而教之更不考定高下制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
士鐫解額以去利誘省繁文以專委任勵行檢以厚風教
及置待賓吏師齋立觀光法如是者亦數十條見文集舊
實錄云禮

部尚書胡宗愈謂先帝聚士以學教人以經三舍科條固已精密宜一切仍舊因是深詆先生謂不宜使在朝廷六月上疏太皇太后言今日至大至急爲宗社生靈長久之計惟是輔養上德而輔養之道非徒涉書史覽古今而已要使跬步不離正人乃可以涵養薰陶成就聖德今間日一講解釋數行爲益既少又自四月罷講直至中秋不接儒臣殆非古人旦夕承弼之意請俟初秋卽令講官輪日入侍陳說義理仍選臣僚家十一二歲子弟三人侍上習業且以邇英迫隘暑熱恐於上體非宜而講日宰臣史官皆入使上不得舒泰悅懌請自今一月再講於崇政殿然後宰臣史官入侍餘日講於延和殿則後楹垂簾而太

皇太后時一臨之不惟省察主上進業其於后德未必無補且使講官欲有所言易以上達所繫尤大又講讀官例兼他職請亦罷之使得積誠意以感上心皆不報八月差兼判登聞鼓院先生引前說且言入談道德出領訴訟非用人之體再辭不受見文集楊時曰事道與祿仕不同常兼數局如鼓院染院之類夷甫以布衣入朝神宗欲優其祿令講官朝廷亦欲使兼他職則固辭蓋前日所以不仕者爲道也則今日之仕須其官足以行道乃可受不然苟祿也然後世道學不明君子辭受取舍人鮮知之故常公之受人不以爲非而先生二年又上疏論延和講讀垂簾事之辭人亦不以爲是也且乞時召講官至簾前問上進學次第又奏邇英暑熱乞就崇政延和殿或他寬涼處講讀給事中顧臨以殿上講

讀爲不可有旨修展邇英閣先生復上疏以爲修展邇英
則臣所請遂矣然祖宗以來並是殿上坐講自仁宗始就
邇英而講官立侍蓋從一時之便耳非若臨之意也今臨
之意不過以尊君爲說而不知尊君之道若以其言爲是
則誤主上知見臣職當輔導不得不辨先生在經筵每當
進講必宿齋預戒潛思存誠冀以感動上意見文集而其爲
說常於文義之外反復推明歸之人主一日當講顏子不
改其樂章門人或疑此章非有人君事也將何以爲說及
講既畢文義乃復言曰陋巷之士仁義在躬忘其貧賤人
主崇高奉養備極苟不知學安能不爲富貴所移且顏子

王佐之才也而簞食瓢飲季氏魯國之蠹也而富於周公

魯君用捨如此非後世之監乎聞者歎服見胡氏論語詳說而哲

宗亦常首肯之見文集不知者或謂其委曲已甚先生曰不

於此盡心竭力而於何所乎上或服藥卽日就醫官問起

居見語錄然入侍之際容貌極莊時文潞公以太師平章重

事或侍立終日不懈上雖喻以少休不去也人或以問先

生曰君之嚴視潞公之恭孰爲得失先生曰潞公四朝大

臣事幼主不得不恭吾以布衣職輔導亦不敢不自重也

見邵氏見聞錄嘗聞上在宮中起行漱水必避螻蟻因請之曰有

是乎上曰然誠恐傷之耳先生曰願陛下推此心以及四

海則天下幸甚

見語錄

一日講罷未退上忽起憑檻戲折柳

枝先生進曰方春發生不可無故摧折上不悅

見馬承鄴所編劉諫

議語錄且云溫公聞之亦不悅或曰恐無此事所講書有容字中人以黃覆之曰

上藩邸嫌名也先生講罷進言曰人主之勢不患不尊患

臣下尊之過甚而驕心生爾此皆近習輩養成之不可以

不戒請自今舊名嫌名皆勿復避

見語錄

時神宗之喪未除

而百官以冬至賀表先生言節序變遷時思方切請改賀

為慰及除喪有司又將以開樂致宴先生又奏請罷宴曰

除喪而用吉禮則因事用樂可矣今特設宴是喜之也

見文

集嘗聞後苑以金製水桶問之曰崇慶宮物也先生曰若

上所御則吾不敢不諫在職累月不言祿吏亦弗致既而

諸公知之俛戶部特給焉又不為妻求邑封或問之先生

曰某起於草萊三辭不獲而後受命今日乃為妻求封乎

見語錄

經筵承受張茂則嘗招諸講官啜茶觀畫先生曰吾

平生不啜茶亦不識畫竟不往

見龜山語錄或云恐無此事

文潞公嘗

與呂范諸公入侍經筵聞先生講說退相與歎曰真侍講

也一時人士歸其門者甚盛而先生亦以天下自任論議

褒貶無所顧避由是同朝之士有以文章名世者疾之如

仇與其黨類巧為詆謗

見龜山語錄王公繫年錄呂申公家傳及先生之子端中所撰集序

又按蘇軾奏狀亦自云臣素疾程某之姦未嘗假以辭色又按侍御史呂陶言明堂降赦臣僚稱賀訖而兩省官欲

往奠司馬光是時程願言日子於是日哭則不歌豈可賀
赦才了却往弔喪坐客有難之日子於是日哭則不歌
不言歌則不哭今已賀赦了却往弔喪於禮無害蘇軾遂
以鄙語戲程願眾皆大笑結怨之端蓋自此始又語錄云
國忌行香伊川令供素饌子瞻詰之曰正叔不好佛胡為
食素先生口禮居喪不飲酒不食肉忌日喪之餘也子瞻
令其肉食曰為劉氏者左袒於是范醇夫輩食素黃輩
食肉又鮮于綽傳信錄云舊例行香齋筵兩制以上及臺
諫官並設蔬饌然以粗糲遂輪為食會皆用肉食矣元祐
初崇政殿說書程正叔以食肉為非是議為素食眾多不
從一日門人范醇夫當排食遂具蔬饌內翰蘇子瞻因以
鄙語戲正叔正叔門人朱公掞街之遂止敵矣是後蔬
饌亦不行又語錄云時呂申公為相凡事有疑必質於伊
川進退人才二蘇疑伊川有力故極詆之又曰朝廷欲以
游酢為某官蘇右丞沮止毀及伊川宰相蘇子容曰公未
可如此頌觀過其門者無不肅也又按劉諫議盡言集亦
有與論劉非蘇一日赴講會上瘡疹不坐已累日先生退
黨蓋不相知耳

詣宰臣問上不御殿知否曰不知先生曰二聖臨朝上不

御殿太皇太后不當獨坐且人主有疾而大臣不知可乎

翌日宰臣以先生言奏請問疾由是大臣亦多不悅而諫

議大夫孔文仲因奏先生汗下儉巧素無鄉行經筵陳說

僭橫忘分遍謁貴臣歷造臺諫騰口問亂以償恩讐致市

井目為五鬼之魁請放還田里以視典刑八月差管勾西

京國子監見舊實錄又文仲傳載呂申公之言曰文仲為

亦載其與呂大防劉摯王存同文仲所論朱光庭事語甚

激烈且云文仲本以抗直稱然卷不曉事為浮薄輩所使

以害善良晚乃自知為小人所給憤鬱嘔血而死按舊錄

固多妄然此類亦不為無據新錄皆刪之失其實矣又范

太史家傳云元祐九年奏曰臣伏見元祐之初陛下名程

頤對便殿自布衣除崇政殿觀書天下之士皆謂得人實

為稀濶之美事而纔及歲餘即以人言罷之願之經術行

諳天下共知司馬光呂公著皆與願相知二十餘年然後

與之此二人者非為欺罔以誤聖聰也願在經筵切于皇
帝陛下進學故其講說語常繁多草茅之人一旦入朝與
人相接不為關防未習朝廷事體而言者謂願大臣以意氣役
貪黷請求奔走交結又謂願欲以故舊傾大臣以意氣役
臺諫其言皆誣罔非實也蓋當時臺諫官王巖叟朱光庭
賈易皆素推服願之經術故不知者指以為願黨陛下慎
擇經筵之官如願之賢乃足以輔導聖學至如臣輩叨備
講職實非敢望願也臣久欲為願一言懷之累年猶豫不
果使願受誣罔之謗於公正之朝臣每思之不無愧也今
臣已乞去職若復召願勸講必有補於聖明臣雖終老在
外無所憾矣先生既就職再上奏乞歸田里曰臣本布衣因說
書得朝官今以罪罷則所授官不當得三年又請皆不報
乃乞致仕至再又不報五年正月丁太中公憂去官七年
服除除直祕閣判西京國子監王公繫年錄云元祐七年
三月四日延和奏事三省
進呈程願服除欲與館職判檢院簾中以其不靖令只與
西監遂除直祕閣判西京國子監初願在經筵歸其門者

甚盛而蘇軾在翰林亦多附之者遂有洛黨蜀黨之論二
黨道不同互相非毀願竟為蜀黨所擠今又適軾弟轍執
政纔進稟便云但恐不肯靖先生再辭極論儒者進退之
道見文而監察御史董敦逸奏以為有怨望輕躁語五月
改授管勾崇福宮見舊錄未拜以疾尋醫元祐九年哲宗初
親政申祕閣西監之命先生再辭不就見文集紹聖間以黨
論放歸田里四年十一月送涪州編管見實錄門人謝良佐
曰是行也良佐知之乃族子公孫與邢恕之為爾先生曰
族子至愚不足責故人情厚不敢疑孟子既知天焉用尤
臧氏見語錄元符二年正月易傳成而序之三年正月徽宗
即位移峽州四月以赦復宣德郎任便居住制見曲阜集還洛



記善錄云先生歸自涪州氣貌容色髭髮皆勝平昔十月復通直郎權判西京國子

監先生既受命即謁告欲遷延為尋醫計既而供職門人

尹焯深疑之先生曰上初即位首被大恩不如是則何以

仰承德意然吾之不能仕蓋已決矣受一月之俸焉然後

唯吾所欲爾見文集語錄又劉忠肅公家私記云此除乃李彤血范彝叟之意建中靖國

二年五月追所復官依舊致仕前此未嘗致仕而云依舊致仕疑西監供職不久即

嘗致仕也未詳崇寧二年四月言者論其本因姦黨論荐得官雖

嘗明正罪罰而敘復過優已追所復官又云敘復過優亦未詳今復著書非

毀朝政於是有旨追毀出身以來文字其所著書令監司

覺察語錄云范致虛言程某以邪說誠行惑亂衆聽而尹焯張繹為之羽翼事下河南府體究盡逐學徒復隸

黨籍先生於是遷居龍門之南止四方學者曰尊所聞行所

知可矣不必及吾門也見語錄五年復宣義郎致仕見實時

易傳成書已久學者莫得傳授或以為請先生曰自量精

力未衰尚覲有少進耳其後寢疾始以授尹焯張繹尹焯曰先

生踐履盡易其作傳只是因而寫成熟讀玩味即可見矣

又云先生平生用意惟在易傳求先生之學觀此足矣語

錄之類出於學者所記所見有淺深故大觀元年九月庚

午卒於家年七十有五見實錄于疾革門人進曰先生平日

所學正今日要用先生力疾微視曰道著用便不是其人

未出寢門而先生沒見語錄一作門人郭忠孝尹子云非也忠孝自黨事起不與先生往來及

卒亦不致奠初明道先生嘗謂先生曰異日能使人尊嚴師道

者吾弟也若接引後學隨人材而成就之則予不得讓焉
 見語錄侯仲良曰朱公揆見明道於汝州踰月而歸告人
 曰光庭在春風中坐了一月游定夫楊中立來見伊川一
 日猶生坐而瞑目二子立侍不敢去久之先生乃顧曰二
 子猶在此乎日暮矣姑就舍二子者退則門外雪深尺餘
 矣其嚴厲如此日晚年接學者乃更平易蓋其學已到至處
 但於聖人氣象差少從容爾明道則已從容惜其蚤死不
 及用也使及用於元祐先生既沒昔之門人高第多已先
 間則不至有今日事矣先生既沒昔之門人高第多已先
 亡無有能形容其德美者然先生嘗謂張繹曰我昔狀明
 道先生之行我之道蓋與明道同異時欲知我者求之於
 此文可也見集序尹焞曰先生之學本於至誠其見於言
 為伯介寬猛合宜莊重有體或說匍匐以弔喪誦孝經以
 追薦皆無此事衣雖純素冠襟必整食雖簡儉蔬飯必潔
 太中年老左右致養無違以家事自任悉力營辦細事必
 親贍給內外親族八十餘口又曰先生於書無所不讀於

事無所不能謝良佐曰伊川才大以之處大事必不動聲
 色指顧而集矣或曰人謂伊川守正則盡通變不足子之
 言若是何也謝子曰陝右錢以鐵舊矣有議更以銅者已
 而會所鑄子不踰母謂無利也遂止之伊川聞之曰此乃
 國家之大利也利多費省私鑄者衆費多利少盜鑄者息
 民不敢盜鑄則權歸公上非國家之大利乎又有議增解
 鹽之直者伊川曰價卑則鹽易洩人人得食無積而不售
 者歲入必倍矣增價則反是已而果然司馬公既相薦伊
 川而起之伊川曰將累人矣使韓富當國時吾猶可以
 行也及司馬公大變熙豐復祖宗之舊伊川曰役法當討
 論未可輕改也公不然之既而數年紛紛
 不能定由是觀之亦可以見其梗概矣

祭文

張繹

嗚呼利害生於身禮義根於心伊此心喪於利害而禮義
 以為虛也故先生踽踽獨行斯世一作于世而眾乃以為迂也
 惟尚德者以為卓絕之行而忠信者以為孚也立義者以

為不可犯而達權者以為不可拘也在吾先生曾何有意
 心與道合一作道會泯然無際無欲可以繫羈兮自克者知其
 難也不立意以為言兮知言者識其要也德輔如毛毛猶
 有倫無聲無臭夫何可親嗚呼先生之道不可得而名也
 一作某等不得而名也
 伊言者反以為病兮此心終不可得而形也
 惟泰山一作惟以為高兮日月以為明也春風以為和兮嚴
 霜以為清也在昔諸儒各行其志或得於數或觀於禮學
 者趣之一作趨之世濟其美獨吾先生淡乎無味得味之真死
 其乃已自某之見一作某七年於茲含孕化育以蕃以滋
 等受教
 天地其容我兮父母其生之君親其臨我兮夫子其成之

欲報之心何日忘之先生有言一本上有昔字見於文字者有七
 分之心繪於丹青者有七分之儀七分之儀固不可益七
 分之心猶或可推而今而後將築室於伊雒之濱望先生
 之墓以畢吾此生也一無吾字嗚呼夫子沒而微言絕則固不
 可得而聞也一本上有其等字然天不言而四時行地不言而百
 物生惟與二三子一本無此五字有益當字洗心去智格物去意期默
 契斯道在先生為未亡也嗚呼二三子之志一作某不待
 物而後見先生之行不待誅而後徵然而山頽梁壞何以
 寄情淒風一奠敬祀於庭百年之恨併此一傾

尹子曰先生之葬洛人畏入黨無敢送者故祭文惟張

二程言金
卷之十一
三
二
繹范域孟厚及焯四人乙夜有素衣白馬至者視之邵
溥也乃附名焉蓋溥亦有所畏而溥暮出城是以後又
按語錄云先生以易傳授門人曰只說得七分學者更
須自體究故祭文有七分之語云

奏狀
畧節

胡安國

伏見元祐之初宰臣司馬光呂公著秉政當國急於得人
首薦河南處士程頤乞加召命擢以不次遂起韋布超居
講筵自司勸講不爲辨辭解釋文義所以積其誠意感通
聖心者固不可得而聞也及當官而行舉動必由乎禮奉
身而去進退必合乎義其修身行法規矩準繩獨出諸儒

之表門人高第莫獲繼焉雖崇寧間曲加防禁學者向之
私相傳習不可遏也其後頤之門人如楊時劉安節許景
衡馬伸吳給等稍稍進用於是士大夫爭相淬礪而其間
志於利祿者託其說以自售學者莫能別其真僞而河洛
之學幾絕矣壬子年臣嘗至行闕有仲并者言伊川之學
近日盛行臣語之曰伊川之學不絕如綫可謂孤立而以
爲盛行何也豈以其說滿門人人傳寫耳納口出而以爲
盛乎自是服儒冠者以伊川門人妄自標榜無以屈服士
人之心故衆論洶洶深加詆誚夫有爲伊洛之學者皆欲
屏絕其徒而乃上及於伊川臣竊以爲過矣夫聖人之道

二程言金 卷之十八 三
所以垂訓萬世無非中庸非有甚高難行之說此誠不可
易之至論也然中庸之義不明久矣自頤兄弟始發明之
然後其義可思而得不然則或謂高明所以處已中庸所
以接物本末上下析爲二途而其義愈不明矣士大夫之
學宜以孔孟爲師庶幾言行相稱可濟時用此亦不可易
之至論也然孔孟之道不傳久矣自頤兄弟始發明之而
後其道可學而至也不然則或以六經語孟之書資口耳
取世資而干利祿愈不得其門而入矣今欲使學者蹈中
庸師孔孟而禁使不得從頤之學是入室而不由戶也不
亦誤乎夫頤之文於易則因理以明象而知體用之一源

於春秋則見諸行事而知聖人之大用於諸經語孟則發
明其旨而知求仁之方入德之序然則狂言怪語淫說鄙
論豈其文也哉頤之行其行已接物則忠誠動于州里其
事親從兄則孝弟顯於家庭其辭受取舍非其道義則一
介不以取與諸人雖祿之千鍾有必不顧也其餘則亦與
人同爾然則幅巾大袖高視濶步豈其行也哉昔者伯夷
柳下惠之賢微仲尼則西山之餓夫魯國之黜臣爾本朝
自嘉祐以來西都有邵雍程顥及弟頤關中有張載此四
人者皆道學德行名於當世會王安石當路重以蔡京得
政曲加排抑故有西山東國之阨其道不行深可惜也今

雍所著有皇極經世書載有正蒙書願有易春秋傳顯雖
未及著述而門弟子質疑請益答問之語存於世者甚多
又有書疏銘詩並行於世而傳者多失其真臣愚伏望陛
下特降指揮下禮官討論故事以此四人加之封號載在
祀典以見聖世雖當禁暴誅亂奉詞伐罪之時猶有崇儒
重道尊德樂義之意仍詔館閣哀集四人之遺書委官校
正取旨施行便於學者傳習羽翼六經以推尊仲尼孟子
之道使邪說者不得乘間而作而天下之道術定豈曰小

之哉

